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七日次

屠赤水

翼真人

何三化虎

鬼死

支離叟

牛鞭驅鬼

臭蟲

石馬精

尙鎰

廣南許信

冷姓

孫仙

驟償前生債

姚家婦

玉魚

占桂知榜

巧騙

烏鱗

菜葉怡病

裁縫做褲

下蠱

羅誠

三橋夢

鬼宅

薛長隨

朱翁

咫聞錄卷七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屠赤水

屠赤水名濠浙鄞之名士前明之尙書也與徐文長最善爲諸生時喜於閒花野草之中採香尋趣然必名妓乃能戀之一日夕陽將頽散步晴臯過心愛妓女之門欲止宿焉妓曰他人以金爲重吾以詩文爲重出一題刻能成則留之

不成不留也赤水曰只要有題何難之有坡曰

卽以地支十二字爲題并欲以今宵之事作詞

一首赤水掇管立就其詞云了相思一夜遊子

敲開金鎖門前鈕丑正值黃夜夕陽收寅柳腰

兒抱著半邊卯紅唇兒還未到口辰口吐舌尖

軟如鈎巳還有玉杵在身邊不是木頭削就午

二八中間直入跳起脚尖頭未呻吟口罷休申

壺中酒點點不留酉倦來人似干戈後戌只恐

生下孩兒子非我有亥赤水曰繳卷妓笑曰吾  
當作上官昭容高坐綵樓一紙飛墜評沈佺期  
宋之問甲乙也赤水亦哂而言曰子非昭容余  
亦焉敢以沈宋二公比也妓示其詞擊節贊賞  
由是妓之愛過於赤水之愛竟欲以終身相託  
然赤水恐人計議含糊答應及至貴顯妓倩其  
友屢請踐約赤水曰吾無白香山之才帶小蠻  
腰樊素耳妓念乃絕



婁真人

婁真人靈蹟人所共知及尸解去其法不傳至  
今墓址猶存嘉善縣高王廟側相去五里有小  
亭往來遊人時憩息焉一日客避風雨於亭久  
坐神倦據地而臥夢真人衣衫襤褸赤腳露頂  
呼客曰來來候子已久攜手同行入廟見神像  
莊嚴客欲下拜真人掖之以袖拂牆而開自牕  
躍入客不能過挾之起如履平地四面空洞棟

梁屋宇表裏通明如行鏡中授以袋小僅三寸  
日中有千萬鎗匙戒勿開視隨手取出自然合  
用引至一處玉鎖金環緘封甚固啟扉而八書  
厨林立如倉金光耀人多芸香氣真人拱手廚  
自開有童子捧盒出內貯五色果七枚如新鮮  
荔枝真人取白色如水晶珠者納客中令吞之  
頓覺心境空濶氣爽神清偕入後院高臺聳峙  
攀援以上遙望塵世皆在足下惟西牕封鎖嚴

密客問之真人曰此內有洗心池紅塵人能到此者當令洗之否則過此以往茅塞之矣遂取袋中鑰匙開鎖推牕倚櫺同望客方凝眸注視不覺心從日出躍入池中潏濯數次大驚異長跪請還真人笑曰洗盡不須還已將一片冰心換却矣客大悟乃拜從學道真人曰道不離人惟人自造子自有道何必從學其善誌之客遂醒醒後棄業雲遊不知所終

阿三化虎

廣州東莞場有陳姓童子小名阿三父母使遊  
村塾學習灑掃應對之道一日塾師歸家六七  
童子相與爲戲曰山村僻野頗思肉味三日何  
難之有我能致之遂於神前炷香叩首而去逾  
時荷死猪至任意恣啖諸童喜悅閱半載師又  
外出童曰先生歸去尙有數日若能再得生腥  
何妨肉食子盍爲我致之三以爲然時方盛暑

館近山中旁有土地祠三遂焚以香楮以首據地脫衣化爲斑虎咆哮而出諸童方欲入祠觀其所爲忽見一虎颯然奔去呼號駭走者有人膽裂不前者有人或曰脫形化虎若有人見不能復化原形諸童遂詣阿三家告知其事大相驚異其父次夜見虎蹲踞門外不去亦不傷人衆曰若是斑哥理宜遠去若是阿三化虎應入深山虎乃曳尾而走由是朝來暮去歲以爲常

鄉人見之呼名卽避二十餘年尙有人見之者

### 鬼死

東郊韓姓素遊蕩不事生業其鄰桃氏有寡女矢志堅貞不出戶庭勤操女紅數年囊蓄百金韓知之夜靜踰垣潛入寢室將爲席卷之計奈女終夜紡績旁有皂帽人怒目如牛站立機牀或左或右韓陰念是婦有貞節之名何以藏有男子姑細審之見皂帽人以手勾斷機絲女若

不知續而復織如是者三乃投梭起長歎嗚咽  
淚如泉湧自痛夫之早死而家之窘也意欲棄  
世以完名節皂帽人急以紅絲帶作一圈懸挂  
梁上以手招女引頸而縊斯時韓忘其行竊大  
呼解帶拔闥而出女若夢醒回顧壁上隱約見  
皂帽人形像變色詫之眉髮竦然身不爲動以  
水濯壁面目若繪時有碧色血水流出顆顆凝  
如露珠次夜女見人握棺至收壁上皂帽人其

薄如紙咸曰陰陽道隔鬼爲陽氣所衝魂魄破裂不能救矣荷棺而去

野史氏曰韓之起盜心而踰垣入室也由於氏之守節而神使之也鬼之欲致氏死而反死於氏之手者邪不敵正也唐之時出有生佛見魏徵而僵者亦猶是矣

支離叟

馮先鄂都人性慷慨好劍術豪俠自居一日至



華陰路上逢一道士言語契合議論風生遂訂  
交焉談及宇宙間事氣爲不平往來旅店遂同  
棲止時店有婦行止不端於牆頭梯男子笑罵  
謔浪而下道士笑曰個人有淫行須以劍決馮  
未及答道士已杳少頃提兩人頭至腥血模糊  
陳於几席馮曰殺之是也君誠劍俠矣但此兩  
頭必消却之經人知而禍不少也道士曰是不  
難於腰間皮囊取金丹一粒嚼而唾之兩頭化

爲清水道士曰真武觀前吾舊居也君至無須  
問人大呼支離叟予卽至矣別馮西去果至真  
武觀並無鄰居亦無僧侶前有古松一株大三  
四圍黛色參天策如龍鱗試呼之道士果出相  
與笑語出松子數十粒曰服之長生遂去馮意  
其仙欲問道術追之不及悵然而返想此卽赤  
松子支離叟乃變名也

牛鞭驅鬼

滕陽王恪勤於力田家遂小康時當酷暑行至  
溪邊就松陰鋤草飼牛而歸用鞭撲地口中嗚  
嗚然雜唱秧歌忽鞭一過如裹重物墮地一團  
黑煙冉冉而沒時前村有儲姓女美而豔每夜  
夢中若有人牽動被角者驚呼不能出聲見一  
年少書生形容清麗曰我鬼仙也子有仙緣行  
將度爾慎勿與人言日久神氣耗散容色漸槁  
父母疑女有病延醫治之初不疑爲鬼魅也一

夕女至牕下對鏡理妝鬼亦在室忽曰咄咄今年衰前村牛鳴鳴至矣凜乎其不可久留也遂逃去女驚異之時儲自外歸遂問有人在外否儲曰適王恪到門索湯耳女以鬼告卒不解其何以奔去後出語恪恪始悟曰噫是矣其牛鞭所擊之黑煙平不然鬼何畏我哉儲知恪未聘遂以其女妻之是牛鳴鳴之壻數定而鬼特爲之媒牛鞭也卽紅絲也

臭蟲

山西某驛馬號多怪斃馬甚多驛丞以此罷職  
一官新蒞任卽訊圉人屢年倒斃之故答曰不  
知驛丞疑與風水有礙意將移廐別所然此念  
一轉而此夜馬斃更甚於前丞患之遂與妻子  
別曰朝廷置驛所以速郵傳而馳驅王事今馬  
多斃予司郵政咎其奚辭今夜我與怪物戰勝  
則萬幸敗則攜予骸骨歸里耳羣相勸阻丞不

從攜衾帶僕操刀往宿至三更許初聞窸窣聲  
自空而下馬卽蹄蹶燭之毫無所見旣滅燭安  
寢耳中聲漸緊如密雨由東而至廐馬盡皆蹶  
蹶嘶鳴復燃火徧視則白馬盡成紫色矣終不  
識是何怪相顧錯愕間忽見地下一線如蟻往  
來約有億萬許皆臭蟲也竟有太如棋子者尋  
其歸路至廐東之古井而沒天旣明永集薪焚  
之臭聞數里怪遂絕

石馬精

黔省水西城內奎山下有巨石狀若馬因名石馬溝傳聞昔時左右近處畦田禾稼深夜時常失去農人多守之見巨物如牛乘風而至舉鎗擊之金光四散倏不見或疑此石爲妖以火燃之果見口內猶餘稻粱身上青草泥痕畢露遂以鐵錐鑿其首中有硃砂十餘觔從此田疇如故

尚鎰

尚鎰黔省北門人麴蘗生涯父訥中年生鎰鎰年四十婦賢無子訥謂之日行年八旬兒尚無子不識我能見此呱呱否鎰慰曰黔俗尚鬼兒去求神或可有嗣遂至三聖宮禱於神日弟子年已四旬尚無嗣續求賜兒以慰老父想念之情果爾敬以陽戲酬答後婦有娠生一子喜極圖酬前愿奈家素寒不能立辦因節儉食用日



剩餘貲聚而不敢復用數年積三十金時兒已  
三歲矣擇吉延巫門外酬神戲演過半巫覺有  
異而未取告也三日後鑑婦口吐涎沫狀如瘋  
顛晝則熟睡夜則唱曲凡戲之始終本未悉能  
傳其妙若平生熟習者乃祝神曰演戲恐不精  
潔求神赦佑行當再演也神若許之先時中表  
某同理演劇事於未獻之前竊嘗一變而鑑未  
之知也聞神震怒不敢復往鑑驚訊得其詳細

於是再演陽戲而婦始愈夫神既怒於竊嘗繼  
肉則怒應加中表胡爲加於其婦是蓋欺其弱  
也今之神蓋有之矣

### 廣南許信

許信廣南人年四十餘素業漁夜靜臨流深處  
布網投以香餌獲魚恒多於人一夕忽見水面  
燐火成團逼近船前似有人在水吹沫終夜不  
獲一魚尋思鬼物弄人一至於此如何布置憶

幼時曾聞老宿談鬼鬼近船左則舉網向右近船右則舉網向左鬼雖通靈不能脫逃次夜如法試之果獲鬼鬼在網中自供我名吳大本村人過河溺死毆魚遠去原屬不合今旣見獲求爲寬宥下次不敢冒犯信不保繼之以啼已而東方漸白開網視之臭不可近乃朽敗棺板一片急用巨竹夾而燒之血流滿地有聲啾啾延至黃昏信在河上修網忽聞滿河人聲嘈嘈若

與爲仇者急歸家至二更許有數十人搥門敲  
戶曰吳大偶然相戲罪不至於燒死爾心太忍  
吾儕捉至金龍大五前抵罪羣遂譁然忽若有  
攔阻者衆云門神不容我等進去明夕再來次  
晚瓦礫石沙紛下如雨良久始散信汗流浹背  
衾枕皆濕惟冀天曉時當夏月覺夜甚長追悔  
前事往來於心忽聞門外有人過曰此何人層  
前後堆滿沙礫信戰栗强起推牕見紅日當空

時已過午挾石撥沙而出不復捕魚移居改他業焉

冷姓

蘇州冷姓富已久次聞其祖上起家甚異肩貿度日至除夕債負固不能還而於柴米油鹽一件俱無計圖自盡因思元妙觀乃靜寂之所後有小池投之無人得見逕至觀中有術士正在捲席回寓見冷貿貿然來曰足下象貌發財應

在今夕子時冷告以情術士曰吾讀麻衣相經  
深得其秘今日我贖錢數千足下且攜回二千  
姑售食物以度殘年第致富後毋相忘冷固辭  
不受術士曰非見爾言欲死故以好言勸慰也  
亦非見爾之貧窶而分助之也照相定斷毫無  
虛獎冷負錢拜謝而回其妻問曰錢從何來冷  
曰相士說我今夕子時即發財故相持贈妻曰  
彼相面者一日能有幾多出息肯分錢二千得

毋以貧難受而行不義之事乎冷曰實乃術士  
所贈遂往街市酒館敬神過年其妻忽指牀下  
曰我聞常有響聲或者此處有銀藏乎予兩人  
飲至夜靜時掘之冷然其言過鄰居假鋤移牀  
而掘之初至三四尺瓦礫相雜又掘尺餘先之  
以沙繼之以泥見有大石一方妻驚起曰在是  
也適醵魚行主經過問言從穴隙窺之見其房  
中牀帳斜移旁有泥沙堆積夫婦用力開掘信

其得藏歸爲歡喜冷忽聞牕外有人履聲急滅  
燈燭畧爲寢息起而復掘掘至天曉不獲一物  
竊議術士之言不驗徒勞心力也次早冷出門  
瞥見鹹魚行主來懼其開口索賬與之揖行主  
曰爾已發財冷笑曰財從何來行主曰不必相  
瞞我已知之矣新正無人肩負我行有鹹魚儘  
可去賣冷曰前賬尙未歸楚今焉可再空取乎  
行主曰無傷也冷卽往取鹹魚一捆折而裝檐



內有銀百兩沿門售之一日而盡喜付魚值又  
向賒取一捆折之亦然遂過行而問曰此號鹹  
魚積有若干行主指示曰棧房內約有萬餘捆  
冷喜不自勝竟陸續取而售之獲金數萬乃迎  
術士歸家厚養之聘好經紀分成商業利息百  
倍遂成巨富至今已三四世矣家尚饒裕予聞  
之錢煎軒先生所云其言微而可信故書之矣

孫仙

孫仙不知何許人予童時聞人言仙常往來秦  
晉間士大夫每延致之有富室生辰仙至用手  
濯水於壁畫大黑圈凡鋪陳筵宴悉取其中三  
四十席可以立致或疑其妄曰席無美女何能  
暢懷君能致之乎曰能遂彈指壁上啟扉出一  
麗人對客勸酒細視之卽疑其術之妄者也時  
坐中有一妓常以言語相狎大相齟齬忽腸絞  
腹痛不可忍急如廁突見臀上陡長青茸尺餘

若蘿蔔出土叢生者力拔之逾拔逾多或曰此必孫仙所爲也急爲請罪可去諸於是羣爲妓請仙曰已盡之矣妓撫之果無後十年攜徒入山不復再見

騾償前生債

友人徐笠庵云有戚某貿易關東客久未歸弟尋之遇諸塗悲喜交集兄以客賬未收念及家園不能遽去留弟盤桓數日作家書封白金五

十兩交弟先歸爲婦薪水之資弟回家陰念兄  
來尙須時日將銀暫作別業嫂問爾兄有信來  
否弟以尋兄未遇爲詞一日弟往岳家借村人  
壯驪代步鞭策不前驪忽言曰我小五阮氏也  
欠某五十金冥王罰我爲驪以償前生之債某  
借爾騎情也今爾受兄攜銀歸里瞞嫂欺兄所  
得銀數與我相符行且爲我償債也尙何加鞭  
乎弟聞之愕然不敢至岳家牽驪而歸親還村

人卽取前攜之金與嫂而告其事是縣以負債而爲畜類能勸人吐金而全手足冥府知之當以是驟而還令爲人也

姚家婦

饒平姚姓有婦某氏芳容韶齒風雅絕倫伉儷甚篤舉一子而去死會閩中有花會之局以宋時躡聚三十六人日標一名視資本之多寡勝負總以三十倍爲準由閩蔓延至饒婦聞之欣

欣然有喜色冀得重貲不數月而家業無存忽  
想對門屠家有千餘金人亦倜儻不如借貸以  
爲翌日賄本遂詣屠門而告曰貸予五十金局  
勝則加息相還否則身與子歸君矣屠素知婦  
賢且利其色好事者又從旁慫恿之署券而去  
婦歸夜至夫塚哭而祝曰花會害予衣食無資  
有若有靈幸以魂夢相助不然明日妻與子俱  
屬他人矣祝罷恍若夢夫日子之心予知之矣

明午予陰助之可盡出借銀賄之當勝惟將來不免官非耳天明婦如其言果獲大勝婦將銀加倍還屠氏屠大譁曰前乃聘金並非借用頗有強娶之意卽鳴之於官時饒平某令訊其始末問婦意婦曰願守節耳判曰借銀而加倍取息藉借而強奪人妻惡等張閩法難寬宥將屠重責枷示追銀八官起券給婦嚴禁花會以除民患又訓婦曰婦人以安室爲善茲爾混入賄

場亦有不合念情願守節心尙可嘉姑免從法勉之

玉魚

李氏西園有井水極清澈雖旱不竭忽井欄坍塌磚石破碎填塞其中李命石工淘之使淨匠於泥礫中獲一白玉魚表裏溫潤置於水仙花盆以供玩視八夜有光照徹書室後西園之井涸無涓滴矣或疑井失玉魚水不能生李不之



信前有枯井原無泉脉試以玉魚埋之於井底  
約一飯許一泓秋水清澈可飲仍命石工修復  
建小棕亭旁置茶器邀友消夏共議玉魚不過  
一玩物也何以沈之水來而清出之井涸而廢  
雖有博古搜奇者亦不能窮其底蘊焉

占桂知榜

水西城內文廟兩廡前有古桂二本開花時一  
黃一白逢鄉試年於揭曉前左邊金黃色盛發

者文多中式右邊淡白色花盛發者武多中式  
若其年文武脫榜則有葉無花屢試屢驗故應  
試者見有花發無不欣欣得意焉

### 巧騙

浙省有一人相貌魁偉衣服華麗攜銀兩封上  
街先買軟鞋五對令店主送鞋至寓取錢店主  
着小子跟送攜鞋而去行至銀樓卽進換赤金  
店中取金約有三十兩交與觀看若人曰予不

識金色高低取往相好舖內看明言價比兌若  
人有銀二封置於櫃上叫攜鞋小子管顧店主  
見其衣穿體面又有銀兩似二百兩光景現放  
店且伊小子坐此諒非誑騙許其攜往估值誰  
知去已二時不見回來因問小子曰爾主人去  
已久何不同小子曰此非主人我是鞋舖傭人  
着送鞋取銀而來店主心驚卽問若人銀包乃  
銅錢二百文知受其騙也四路追尋天已晚矣

次早又遣夥往找遇一人曰爾等荒張形象莫非找騙子耶對曰然人曰頃在戲場見此人要花銀四枚可能領找其夥卽如數許之人曰必帶花銀同去見之指人付銀其夥在熟認之舖借銀四枚跟往戲場若人指樓上看戲人其夥見面貌相似卽與花銀直上戲樓捉住羣皆愕然被捉者曰我是某行之夥誰不知之子敢誣我以騙乎反爲誣騙欲扭送官從旁有人呼曰

子誤以其爲騙賊也叫人如何下臉其夥兒是  
鄰夥方知貌似而非揖之求恐看戲人曰我等  
作夥須以端正爲主人肯容留今於衆耳囑目  
之地無故誣我以騙知之者謂爾誤認不知者  
謂我騙貨若使行主聞之必覆出矣予亦難以  
依人養家也必到官申冤方可明我心跡其夥  
情願認罰邀同過舖告知主人卽備酒邀其主  
同洗前冤乃已吁旣被騙去多金又受騙去花

銀至終猶備酒求饒一事而遭三害若往占之  
必元武朱雀二星同進是鋪矣

烏蟒

廣西螺螄山層巒疊嶂林菁深邃溪流成河旣  
田千頃旁有峭壁千尋人跡不到下有平地兒  
童牧牛間玩之所每日午時諸童跳躍足能離  
地數尺憑空而立移時始下俱以爲身輕有仙  
骨矣一日有李姓童子之父耕於田間瞥見山

頂洞中有烏蟒頭如斗大垂然下視張目咽舌  
噓吸有聲口開則童子躍高數尺飄然若仙口  
閉則童子輕身如墜雲霧游行自得諸童嬉笑  
不自知也駭極曰將來衆兒童必遭其毒也離  
城不遠奔報營中適武弁捕盜回營卽帶用餘  
火藥觀之蟒未入洞築砲轟之一擊而中臭聞  
數里

菜葉治病

王奉楚人所居在滇之委巷中旁有藥店楊五者不甚通醫畧記數方聊以應濟然事神最誠一夕夢藥王降臨曰爾事我甚虔卽以五十金賞之而醒後因天寒應大室姻席歸以深夜睡醒喉忽疼痛滿口起泡渴甚思飲急尋買漿之家時當半夜家家閉戶只有菜傭尙未關門搗菜汁飲之次早霍然數日忽有富室獨子偶患喉症延請名醫治之無效粘帖於門能治好兒



病者願以五十金爲謝楊五見之揭帖進視囑以菜葉搗爛以汁飲之應手而愈富人餽五十鎰之外又設宴而謝醫術遂行諺有之曰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其斯之謂與

### 裁縫做褲

粵西有本地裁縫忘其姓名一長隨姓鄒者攜布二丈餘喚令做褲囑曰儘布裁做多則還我裁縫誤會其言將布縫成大褲越日送來鄒視

之大笑曰是褲乃四大金剛所着也令賠之裁縫曰我奉爾命照布裁做並無尺寸落爲私己鄒怒極盛罵而裁縫對天立誓明心衆見裁縫如此愚昧勸鄒認作晦氣以止其事木官聞之大罵鄒曰汝寧不知土人之愚而令其成衣乎我徭署向來嚴肅今以小事而紛爭若此成何體統立即驅逐鄒見官怒挽衆同事求之得免次日裁縫來索工價鄒懼拂怒於官與銀一錢

二分詎知裁縫大不悅曰如許大褲費我幾日工夫工銀必加兩倍方可銷賬鄒雖氣極所礙者官只得勉強受其訛詐而已

下蠱

廣西近安南之區家多畜蠱入其室無灰塵蛛網者卽是有蠱之家其類不一有魚蝦之蠱有牛皮之蠱有蛇蠱布蠱狗蠱蛤蟆蠱難以備載予於太平府見一友在鹽埠中性情耿直與人

一言不合則唾罵之士人以此啣恨遂下蠱毒  
一日友腹忽疼遂以薑湯飲之痛稍緩次日覺  
臍旁有硬塊隱隱作痛認爲癥瘕醫治不效形  
容憔悴日加瘦頹而硬塊漸腫若瘡粘以膏藥  
亦不見銷一夕塊裂跳出小狗一隻約二寸大  
在地奔走狂吠半時狗死而友斃矣又有友在  
武緣署中一紳衿請宴酒闌人散回至中途見  
本地素相熟識者攔住曰先生被人下蠱矣身

邊取藥數粒囑令回署卽用水吞之友如其囑至夜分腹內雷鳴逾時洞下燭之乃蝦數百枚跳躍皆生又有宣化縣一友寄寓銀絲巷鄰有一婦自鄉間來其貌甚醜其口甚利友惡而詬譎之婦恨下蠱友亦時常腹痛似有硬塊久而大腫裂出蛇首二三寸友卽嚇廢臥牀三日而卒後聞此婦用剃刀自割足底流血而死是乃惡報吾勸世之遊客謀養家者總以寬厚和平

爲主莫欺其愚也而辱之莫恃有勢也以凌之  
物必反舉世皆然矣

羅誠

貴州清鎮縣離城二十里山高路狹峯巒蜿蜒  
兩山夾溪溪濶二里許土人以竹筏濟人溪有  
沙洲圓浮如荷葉環洲皆石洲有高低起復水  
有深淺順逆邑人張姓新喪父不知州中有葬  
穴所延堪輿亦咸以爲浮沙有何風水可尋於

是日在山訪尋總未得地一日忽有老叟羅誠  
來謁曰去此不遠當有真穴爲君指點之然不  
利於已損吾眸子吾衰矣他日賴君養贍終身  
也張喜許之便與偕詣洲上指穴而葬張見左  
右前後照應相若卽憑葬焉葬後誠果失明逾  
年張之父子聯第出爲縣令攜眷屬去只留幼  
子經理家務頓忘前約且以誠瞽目爲廢人使  
碾米舂穀下倫僕隸誠方悔前之待人過好然

事已如此隱忍不言如是又數年一日悶坐門  
前忽有人拍肩耳語移時而去次日張之門有  
一堪輿周安來請觀祖坐幼子引至洲上先爲  
詳視曰此魚跳穴也惜少龍門須建長平橋培  
補風水方出鼎甲耳幼子遂致書於父兄陳其  
始末不數月而橋成羅誠雙目光明如平昔瞭  
然無患從此張姓家落出仕者亦緣事鐫職是  
洲當時水大不淹水小岸不見高自成橋後常



逢春水驟漲卽爲淹沒誠後不別而去有人途  
遇同周安在江西爲人行山相告曰吾等幼時  
均師事異人凡與人指地若畏基穴妨身則必  
迂枉避就今誠以小過獲罪於師師遣下山臨  
行謂予曰羅誠獲譴尙輕限滿日爾其救之張  
之祖塋乃鱣魚上灘穴也橋爲魚網不死何爲  
張刻待吾友吾奉師命是以破風水而救之言  
畢逕去夫誠以不試人之心迹而卽以坦腹將

之者此之謂不識人故天加以瞽張以計取誠  
之精術而反以仇寇報之者此之謂非人類故  
天使以敗然昧於明者心本無他光終可復刻  
於心者天良已絕孽無可回嗟乎世之有挾而  
求者往往於事未成之先飾言密款雖吮癰舐  
痔亦願爲之迨至已得之後變色厲聲雖簞食  
豆羹猶誅語之卒至公道在人暗施破計此亦  
天道之昭彰也吾特書其事以醒當世焉

三橋夢

古有蝴蝶邯鄲黃梁南柯四夢近時又有紅樓  
夢人生何事非夢何必以五夢爲奇而贅以記  
之也吾鄉士人王仲懋又有三橋夢篇幅甚繁  
成之而未付剞劂不能記憶予記其大畧云仲  
懋乾隆年間赴試不售掃興還家路過三橋宿  
於茆厝房西一帶皆及肩土牆牆以外秋草滿  
地霜葉盈階牕前有老桑一株仲懋對之悵然

無聊沽酒消遣飲至半酣酒闌身倦就黑甜而  
濃睡焉思欲遍走天下以圖進取於是卷裝出  
門南走吳越北至瀟湘所至之地悉如陳文子  
之言去而違之乃駕十丈舟撐百幅帆決意泛  
海乘風破浪長嘯開襟曰今而後東西南北惟  
我所適矣須臾過大西洋登鵲頭視之一望無  
涯曰今知天地之大也睇眼間又過大弱水洋  
水勢洶湧羊角當舟滯而不行白沫倒灑衣皆

盡濕舟人大恐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聽之而已矣遙見兩大峯舟子曰幸有靠矣併力假風駛去見山有巨洞高輦如橋下流若沸心疑架鼉爲梁也急阻之以避其患口未止而舟已近矣適有舟自洞中出問曰欲保無虞須向洞行卽依言而進深黑閉悶瞻天無隙乞光無由晰晰然燎纔見而月寒氣逼人毛髮豎立但聞篙聲丁丁泉聲汨汨無盡

無夜醒而睡睡而醒飢而食食而飢不知晦朔  
在於何時及達洞外問知匝月有餘矣行未幾  
時陡起颶風掀翻傾側飄至一山石級層層似  
有人居停帆覓食人皆上岸仲懋亦捷足而登  
曰居水已久登一曠土便生樂趣信步尋肆圖  
暢鄙懷忽見黃髮黑齒深目曲鼻奇形怪狀已  
心驚膽怯矣又見虎頭人身長二丈餘赤髮直  
豎眼突如珊瑚綠光爛電鼻懸如膽口大齊耳唇

若丹砂齒參唇外利似刀鋸腰繫豹皮視手足  
皆藍聲音如梟見人捲唇而笑圍而擒之劈而  
食之仲懋急趨山洞從匿旁出疾趨歸舟舟子  
上蓬瞭望上岸之人已狼藉殆盡大驚曰此乃  
夜叉國界也凜乎不可久留急起風蓬而夜叉  
已至幸風利不及而止歷過海外諸國飄至祇  
樹國舍舟登陸時值深秋燕巢深林雞棲高樹  
一路荒涼之景方知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行路

之難豈僅蜀道獨行數日方至國門入其城見  
憧憧往來者衣多單綃見我相貌文物冠服不  
同凝眸而視又有冠高冠衣寬褐者問曰子非  
吾邦之人也胡爲乎來哉曰中朝人士航海失  
風飄流至此其人曰吾國六十年一試今值開  
科取士之期不論東西南北之人能七步成章  
者俱可應試子之來真如王子安之過滕王閣  
一賦壓席殆有神助誠有福也可去報名仲懋



然之至期國王親臨考院士子如雲扇門面試  
俄而出題賦得百川赴巨海得收字五言六韻  
仲懋作詩云浩渺長川赴滔滔巨海收注焉寧  
或滿逝者幾曾休脉絡難分派朝宗總舊遊惟  
虛能翁受不約自同流萬里趨鮫室千波滙蜃  
樓會將天塹水直入蜃人舟國王見此詩擊節  
贊賞又出對曰三塔橋頭三塔水仲懋應聲對  
曰六洲山下六洲花王大喜曰真天才也得此

大器吾國有幸矣遂親點狀元授爲內閣學士  
勅林西侯高梓有女螭娥年已及笄美如玉犀  
招之爲壻國王錫以綴錦袍玉如意鳳冠鸞釵  
雲裳霞珮筮吉迎親重重儀仗節節音樂宮花  
簇簇朱幘鑣鑣街必懸燈巷必結彩士女兒童  
觀之者擁街塞巷仲懋揚鞭於馬上螭娥拭淚  
於輿中登門揭彩羨桃李之爭妍入閣輕粧歎  
芙蓉之減色屏開孔雀壁映玻璃銀燭分燃玉

咫聞錄

卷七

三

卮交飲月移花影步步金蓮笑剔銀缸纖纖玉  
手翻鴛鴦之被登雲雨之臺淡意綢繆已忘朝  
覲一日直旨召仲懋進見國王曰祇樹徧小逼  
近紅毛民知耕耘以爲家士識禮讓以爲國雖  
有三墳五典不能窮究精微卿乃中朝偉傑當  
爲我振興文教仲懋曰三墳五典已遭秦始皇  
燬之久矣國王曰秦所焚者乃內地所存之書  
未曾燒我國奉頒之籍當命崇文閣大臣檢交

仲懋賁回閱之曰洋洋乎五帝三皇之遺模也  
遂日夜鑽研旁批直註三月乃成進呈頒行國  
中卽命仲懋出使觀風前之以對出題者改爲  
策論詩之外加以表判初試之時士不知法仲  
懋自作數篇令士庶揣摩則倣文風盡革士子  
歡騰試畢改三邊總制在任五年臥治無事時  
有右丞相出缺王乃枚卜特選仲懋召回大拜  
供職忽報西螳國入寇分紅白黑黃四隊兵馬

數千潮湧而來侵犯邊關官兵莫能當衆皆駭然惟有堅壁守壘兩關節度花勝飛章入告王命仲懋計議軍機仲懋曰相地度宜隨機應變加封征西大將軍柘林侯剋日出師仲懋亟下庚牌難安丙枕星馳至彼探賊營曰此必效田單火燎平原之法方能取勝遂命各兵採樵堆薪塞其要隘用牛萬匹尾繫乾藟拂油漬之一時齊燃縱之使去光燄燭天敵皆驚潰棄甲遺

兵而走仲懋又命各隘盡燒堆新絕其歸路賊  
兵盡化爲炭仲懋飛以報捷撫慰居民班凱還  
朝晉爵柯南公寵盛一時侍妾十餘人歌妓數  
十人食豐履厚竟以郭令公自許嗣與左丞相  
黑翼意見不合凡議政事恒與睚眦乃秦柯南  
公威權太重請暫罷兵權以抑其志由是仲懋  
事簡心閒得買附郭曠土創蓋第宅經之營之  
不日成之此處土產有人蓼葉色紅紫而微黃

食之益壽又出自然錦布不織而成用以遮陽  
鋪地食必珍錯宴必歌妓優游林下侈奢極矣  
忽見場外黑花野牛數十羣甚爲肥壯使人圍  
之以用犁田又有荒山蔓土教人刀耕火耨開  
闢成田連綿千頃深得林泉之樂忽門外閤傳  
郊外來一妖異之獸身長千丈頭如山岳口闊  
耳長所蓄之牛盡遭啖食管牲之人無法可治  
仲懋心急而醒豁眸而視日已臨曉矣出見臥

牀正對牕前古桑也上有土彈數孔泥窪六穴  
嚙桑蟻數十枚舊蟻封一堆根下有蜣蜋殼  
十餘枚旁有小豕睡眠草中仲懋吁嗟噫嘻久  
之午雞鳴晝太笑而去

### 鬼宅

粵東有一客舍軒昂敞朗局閉多年有順德士  
人喜其僻靜賃而居焉適故友來訪時已起燈  
呼童煮茗款坐談心逾時而茶不至主人覩客



之容似有驚疑遽起告別固留不得送之出門  
回視燈已滅矣入厨呼童見童猶添薪日子纔  
汲水烹茶平童對曰一堆之薪焚將盡而湯無  
沸聲非貪懶乃奇事也曰客已去矣且停烹點  
火而燃廳燈俄見燄綠熒青不覺毛骨竦然退  
至書室正欲推門忽聞內有人拍案厲聲曰吾  
作客數十年爲人排難解紛世所敬服一旦殂  
于暴病事有未了難以歸家改延居于此吾喜

靜而不許人入人亦畏吾靈而不敢入爾何適  
大如斯乎當速去否則恐不利于爾矣士人揖  
而祝曰人鬼殊途幽明一致固難蹂躪吾賃此  
房初不虞君之止于斯也當易宅而讓之然須  
緩日請與君約月以爲期卽分一室灑掃精潔  
設祭安神旦夕奠酒焚香日至時卽拜辭矣鬼  
笑曰言亦近理遂寂然士人乃另尋館依期而  
去後有太守某聞之氣粗胆壯喜其賃價之廉

曰彼福薄者不能鎮邪吾以堂堂太守何懼此  
鬼卽有鬼見我亦當退避三舍昔者范文正公  
作無鬼論心疑卽鬼胸坦則無古人豈欺我哉  
吾何畏此而不居之時有食客在坐諫曰天下  
理之所無恒爲事之所有城廂內外瓦屋鱗鱗  
何恃盛氣與鬼物爭此一室乎太守不從遷居  
三日漸出妖魘眷屬相繼而病僕隸兒童如見  
其人偶聞其聲太守雖不遇害而闔室不寧不

得已而他徙焉至今空房隙院蓬蒿鋪徑燕  
栖梁竟成廢宅古人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語誠然也

### 薛長隨

長隨薛姓杭州人也專走巨門跟隨關部財如  
泉湧至京都遇一寧波生員周姓學問頗爲當  
道器重而性高氣倣得交甚寡落魄都門薛憐  
之招與同寓言語投機許其捐一微員未幾薛

出京南走帶周同行至蘇薛年過五十因以無  
後而納妾圖嗣化銀千兩有奇娶一年甫成人  
能琴棋書畫吟詩彈唱女子愛之甚而爲之置  
簪環服飾又化銀二三千兩一日有友邀薛飲  
因周同在亦並邀焉周雖帶邀而究係讀書之  
子箕坐首席第主人之心所重者原在於薛不  
在於周似有輕視之意周見主人於薛之前分  
外熱鬪忿而自思臥禪中人反不如日不識丁

之長隨得擁厚貲而任意奢華到處逢迎何天  
道之難憑也席散歸夜闌人靜舉筆作不平論  
以抒鬱勃又慮人見招怨在燈下燒之登牀就  
枕夢城隍傳去諭曰窮通得喪自有定數子雖  
貧安閒過日並無風波卽子之幸也至某月某  
日收到靈隱寺看榜便知端的後薛攜妾返杭  
周亦同往仍居於薛候城隍所指之日至靈隱  
適中丞設席在寺宴新科狀元扈從守門不得

八周思榜懸山門之外吾卽在路亭候之見有  
永帶小枷身負鍤鎗頸拖石礮見衣錦繡而討  
賞者有無手無足裸體睡於沙場大喊求乞者  
有雙目俱瞽跪求布施者並不見有榜出至晚  
進城隨行隨思城隍豈欺我哉何言之不驗也  
是夜睡去又夢神傳去並傳薛至又諭日子見  
彼居一二品之官與中狀元之士因其謹言慎  
行別無他過而且數世積德故能如此彼帶枷

負鎗拖石之徒乃近日惡報能改悔自新猶可  
望宥其脫手足瞽雙目呼寒號飢者乃前生之  
孽永不與赦此卽榜也子心可平矣神呼薛曰  
子之不善已交王小嬌矣次早周以夜夢告薛  
薛曰吾亦同此夢也嗣後當刻刻留心於是贈  
周銀二百送之歸凡姓王者盡與絕交而且閉  
門不出日對豔妾以取樂妾欲建造花園十倍  
其價構售鄰房以成方圓毀屋築基䟽泉壘石



仿山象洞綺閣層樓綠沼碧亭雕欄畫檻丹堊  
藻飾植木栽花工成日帶妾遊玩妾曰此亭不  
美薛卽如妾之心而改造之妾曰此閒少臺閣  
薛卽呈樣添建之十易十修剩資已化大半妾  
有厥疾進以參乃甦月或一發或再發藥不驗  
惟參乃驗薛愛之甚不惜重價而貯參且無平  
不遂其欲不數年而資竭矣薛乃長吁短歎恒  
記夢中神言不敢服役於人偶問妾有何名對

曰幼時名小嬌問其姓曰氏本王女貧鬻於李  
得價百鎰今李以妾而得千金薛曰神言已應  
矣吾無好日也書啟於周遂慙慙而病賣房易  
宅逾年而死妾典質收殮周在家設帳頗爲安  
適聞之趕至杭與之安葬曰今知天道之公而  
神鑒在茲也吾知安命矣後妾失依而復歸蘇  
竟抱琵琶取樂過日焉夫人之生也爲虛死則  
爲實故始而視人氓隸之子極欲窮奢反勝于

杏壇之友似乎天道難憑迨其末也烟霧消而  
邱壑見浮華去而樸真還涇渭分明方知天道  
不爽古云蓋棺論定此聖人之所以不怨天不  
尤人也

朱翁

朱翁名國桂號丹園鄞邑廩膳生也以教讀起  
家擁資百萬乾隆十六年歲大饑翁自設廠以  
賑其救生靈不下萬計是年鬻人一宅仍賃之

居不納租金翁亦不索或問其故翁曰彼之破  
家實由于饑與愛華妄奢者懸然吾非豔其房  
而鬻之也原以療其生也雖無租尚有房聽之  
而已越五年若人退房于翁往視之僅存椽與  
瓦矣翁亦不怒其僕曰旣負租銀又毀牆壁情  
亦可惡翁曰生米難食拆室爲炊苦亦極矣彼  
肯讓之尙不背于情理恕之而已翁乃鳩工盡  
拆而歸拆之日翁在門首坐而倦耳聞人曰此

老正睡可攝魂去以索其食一鬼阻曰此財帛  
星中之正人君子也攝之不得恐惹其禍翁即  
醒入查人數內少泥水一匠命僕尋至廁間橫  
臥于地口吐白沫似鬼迷狀即昇登舟載之歸  
家翁曰此必苦家之祖宗怨我拆房不能崇我  
而遷怒于匠也當晚即設餼以祭之不愈鄭俗  
土風凡有懨懨久病者以爲魂不附體備牲延  
巫到城隍廟享神用雄雞一將病者衣裹于雞

身呼病人名而歸名曰追魂翁亦魄俗爲匠追魂命僕抱雞一路呼匠名歸至家將雞放于病匠牀前匠卽起自拊胸曰今得回矣因問之曰昨有數人詐我錢文不允其詐與之爭鬧卽捉胸拉手扯髮推背而行過一大衙門喝散數人令我歸望之不識歸路想其引之若人曰坐在東門房候之自有人來領爾歸也房有狹桌桌有抽斗斗有竹簾一副少么六一張悶坐無聊

自玩其觴忽聽呼我名孜孜出門見有鳳凰毛  
彩鮮明隨看隨行不意卽回宅也翁奇其言又  
入城詣城隍廟進東門房果有狹桌抽其斗果  
有竹觴檢之只有三十塊塊視之果少么六一  
塊翁曰匠真魂在此也鬼神之道大矣歸命多  
市楮錢焚之千拆屋之所而匠病脫然孔子曰  
敬鬼神而遠之蓋所謂遠者非遠而避之也必  
其立心以正行已以恭不必遠鬼神而鬼神自

遠之矣故鬼之不敢纏繞于翁者亦由于翁之

正耳